

結論

這四十幾年以來，海外藏族社會不斷地在文化保護的行動上做投資；這樣一來，在海外藏族的想像當中，他們仍然根植於某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也就是過去的西藏。如此的趨勢使海外藏族成了一個不斷面對過去且著重於將來返回西藏這樣渴望的族群。然而，這麼多年以來，實際的情境一直在變化當中，漸漸難以維持這種固定與刻板化的概念，國族主義領導者的談論不一致、矛盾點也越來越突出，在異國文化的影響日益加深的情況之下，海外藏族對於過去的詮釋與將來的途徑出現了新興的傾向。

在達蘭薩拉這種社會中趨向維持傳統的傾向造成日益突出的矛盾點，譬如，維持短暫難民身分的重要性相對於安定性的需求；維持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相對於歷史的扭曲與塑造；印度社會之間的接觸相對於文化邊界的保護；獨特文化特徵的重要性相對普遍性的談論；外國資助者之間的接觸相對於藏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返回西藏的渴望相對於移民到西方的美夢，本論文主要的方向是了解日常生活中達蘭薩拉的藏族如何應付這種的對立中的傾向。

傳統文化的保存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是海外藏族認同的兩大重要概念，這代表著一種面向過去的保守主義，這樣以來海外藏族社會中的權威談論以文化保存、維持難民身分、「我族」與「他族」之分、返回西藏的渴望等概念為根據；然而，面對於現實的條件與對立性的趨勢，海外藏族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之下，海外藏族的權威談論經過了的重要轉變：達賴喇嘛對於佛教現代化的傾向，國族主義的志向，以機會主義為考量的文化表徵之創造等發展都取決海外藏族與國際評論形象之間的交流與接觸，在這種過程當中，最有共鳴的文化談論已經不著重於藏族獨有的文化特徵而轉向普遍性的價值之方向，達賴喇嘛與其他的菁英的談論對一般藏族具有說服力，因此，普遍性的價值也轉變成個人談論的部份，這種過程影響到了一般藏族向外的投射與內在的認同等方面，這樣以來，當海外藏族社會往全球擴散之時，脫離傳統規範的一種新興的文化意識在浮現當中。

在這種廣泛的過程當中，地方意識的重要性、新來的藏族與舊藏族之分、對於外人的印象操作，對於外國來的資助之依賴，移民到西方國家的狂熱等現象，應該被視為海外藏族適應於現實條件的自然結果，從一種角度來看，變化被視為傳統文化的延續或流失，然而，筆者則認為對長期在異國環境的適應也顯示海外藏族的動員性與創造性的層面。

本論文一再地強調短暫性與流動性是達蘭薩拉最突出的特色之一，這種意識形態讓許多的人不願意對此地作太深的心理上或物質上的投資，然而，在暫時性與流動性之概念之上，藏族在達蘭薩拉建立了一個頗為穩定的社會基礎，達蘭薩拉演變成人、物品、訊息與形象的交流中心，並且同時成為全球海外藏族社會的

中心。

有關海外藏族的談論在當地被妥協、詮釋、扭曲與重新詮釋，然後，混雜出來的結果透過海外藏族跨國性的網路而被散發到全球各地去，達蘭薩拉扮演的這種角色對跨國網絡的延續與發展將來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第四章筆者提過，達蘭薩拉是向心性與離心性的力量之衝突地點，換句話來講，在達蘭薩拉這個交流站之中，不同的文化與民族在短暫期間之內相處、接觸與互相激盪，長期以來，各個文化群體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造成了海外藏族文化獨特的面貌。